

桂花雨

琦

台湾名家散文丛书

常君实

主编

群众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版式设计：王焰华

桂 花 雨

——台湾名家散文丛书

琦君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插页2 158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1381—9/I·510 定价：10.40元

合同登记号：图字01—95—864号

印数：0001—6000册

目 录

- 1 父亲
- 13 母亲
- 23 相逢是别筵
- 30 《我的另一半》补述
- 37 遥寄楠儿
- 43 妈妈，给你快乐！
- 47 一对金手镯
- 55 两条辫子
- 62 童仙伯伯
- 70 话友
- 75 遥念
- 81 遥远的友情
- 86 千古艰难唯一死
- 90 难忘龙子
- 94 人鼠之间

- 99 秘密
105 十三
110 桂花雨
114 乡音不改
118 迟来的青春
123 我没有绿拇指
128 你丢我捡
131 因病得闲
136 求医杂感
141 如此星辰非昨夜
144 读书记趣
148 春水船如天上坐
155 犹有最高枝
162 看戏
176 赌城奇遇记
190 单身汉先生
198 静止的风铃
207 黑天使
211 水牛城之夜
220 芳草天涯
232 美国主妇生活
239 美国中年妇女看“妇运”
245 黑人之歌





父亲

我幼年时，有一段短短的时日，和哥哥随母亲离开故乡，作客似的，住在父亲的任所杭州，在我们的小脑筋中，父亲是一位好大好大的官，比外祖父说的“状元”还要大得多的官。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哥哥就拉着我的手，躲到大厅红木嵌大理石屏风后面，从缕花缝隙中向外偷看。每扇门都左右洞开，一直可以望见大门外停下来巍峨的马车，四个马弁拥着父亲咔嚓咔嚓地走进来。笔挺的军装，胸前的流苏和肩徽都是金光闪闪的，帽顶上矗立着一朵雪白的缨。哥哥每回都要轻轻地

喊一声：“噢！爸爸好神气！”我呢，看到他腰间的长长指挥刀就有点害怕。一个叫胡云皋的马弁把帽子和指挥刀接过去，等父亲坐下来，为他脱下长靴，换上便鞋，父亲就一声不响地进书房去了。跟进书房的一定是那个叫陈胜德的马弁。书房的钥匙都由他管，那是我们的禁地。哥哥说书房里有各种司蒂克（手杖），里面都藏着细细长长的钢刀，有的是督军赠的，有的是部下送的。还有长长短短的手枪呢。听得我汗毛凛凛的，就算开着门我都不敢进去，因此见到父亲也怕得直躲。父亲也从来没有摸过我们的头。倒是那两个贴身马弁，胡云皋和陈胜德，非常的疼我们。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兄妹就像牛皮糖似地黏着他们，要他们讲故事。陈胜德小矮个子斯斯文文的，会写一手好小楷。母亲有时还让他记菜帐。为父亲炖好的参汤、燕窝也都由他端进书房。他专照顾父亲在司令部和在家的茶烟、点心、水果。他不抽烟，父亲办公桌上抽剩的加里克、三炮台等等香烟，都拿给胡云皋。吃剩的雪梨、水蜜桃、蜜枣就拿给我们。他说他管文的，胡云皋管武的，都是父亲最忠实的仆人。这话一点不错，在我记忆中，父亲退休以后，陈胜德一直替父亲擦水烟筒、打扫书房，胡云皋专管擦指挥刀、勋章等等，擦得亮晶晶的，再收起来，嘴里直嘀咕：“这些都不用，真可惜。”父亲出外散步，他就左右不离地跟着，叫他别跟都不肯。对父亲讲话总是喊“报告师长”。陈胜德就改称“老爷”了。

陈胜德常常讲父亲接见宾客时的神气给我们听，还学着父亲的蓝青官话拍桌子骂部下。我说：“爸爸这么凶呀？”

他说：“不是凶，是威严。当军官第一要有威严，但他不是乱发脾气，部下做错了事他才骂，而且再怎么生气，从来不骂粗话，顶多说‘你给我滚蛋’。过一会儿也就没事了。这是因为他本来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当初老太爷一定教导得很好，又是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又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跟其他的军长、师长，都不一样。”哥哥听了好得意，摇头晃脑地说：“将来我也要当爸爸一样的军官。”胡云皋翘起大拇指说：“行，一定行。不过你得先学骑马、打枪。”他说父亲枪法好准，骑马工夫高人一等，能够不用马鞍，还能站在马背上跑。我从来没看见过父亲骑马的英姿，只看见那匹牵在胡云皋手里驯良的浅灰色大马。胡云皋把哥哥抱在马背上骑着过瘾，又把我的小手拉去放在马嘴里让它啃，它用舌头拌着、舔着、舔得湿漉漉的，痒酥酥的，却一点也不疼。胡云皋说：“好马一定要好主人才能骑。别看你爸爸威风八面，心非常仁慈，对人好，对马也好，所以这匹马被他骑得服服贴贴的，连鞭子都不用一下，因为你爸爸是信佛的。”哥哥却问：“爸爸到了战场上，是不是也要开枪杀人呢？”胡云皋说：“在战场上打仗，杀的是敌人，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哥哥伸伸舌头，我呢，最不喜欢听打仗的事了。

幸亏爸爸很快就退休下来，退休以后，不再穿硬绷绷的军服，戴亮晶晶的肩徽。在家都穿一袭蓝灰色的长袍，手里还时常套一串十八罗汉念佛珠，剪一个平顶头，鼻子下面留了短短八字胡，看去非常和气，跟从前穿长统靴、佩指挥刀的神气完全不一样了。看见我们在作游戏，他就会

喊：“长春、小春过来，爸爸有美国糖给你们吃。”一听说“美国糖”，我们就像苍蝇似地飞到他身边。哥哥曾经仰着头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再当军官、不再打仗、杀敌人了呢？”父亲慢慢儿拨着念佛珠说：“这种军官当得没有意思，打的是内仗，杀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这是十分不对的，所以爸爸不再当军官了。”檀香木念佛珠的芬芳扑鼻而来，和母亲经堂里香炉中点的香一个味道，我就问：“那么爸爸以后也念经喽。”父亲点点头说：“哦，还有读书、写字。”后来父亲买了好多好多的书和字画，都归陈胜德管理，他要哥哥和我把这些书统统读完，作一个有学问的人。

可是，读书对于幼年的哥哥和我说来，实在是件很不快乐的事。老师教完一课书，只放我们出去玩一下，时间一到，就要回书房。我很怕老师，不时地望着看不大懂的自鸣钟催哥哥快回去，哥哥总是说：“再玩一下，时间还没到。”有一次，我自怨自艾地说：“我好笨啊，连钟都不会看。”父亲刚巧走过，笑着把我牵进书房，取下桌上小台钟，一圈圈地转着长短针，一个个钟头教我认，一下子就教会了。他说：“你哥哥比你懒惰，你要催他，遵守时刻是很重要的。”打那以后，哥哥再也骗不了我说时间没到了。只要老师限定的休息时间一过，我就尖起嗓门喊：“哥哥，上课去啦。”神气活现的样子。哥哥只好撅着嘴走回书桌前坐下来，书房里也有一口钟，哥哥命令我说：“看好钟，一到下课时间就喊‘老师，下课啦’！”所以老师对父亲说我们兄妹俩都很守时。

没多久，父亲不知为什么决定要去北平，就把哥哥带

走了，让我跟着母亲回故乡。那时我才六岁，哥哥八岁。活生生地拆开了我们兄妹，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后悔以前不应该时常吵架。哥哥能去北平，还是有点兴奋，劝我不要伤心，他会说服父亲接母亲和我也去的。母亲虽舍不得哥哥远离身边，却是很坚定地带我回到故乡。她对我说：“你爸爸是对的，男孩子应当在父亲身边，好多学点做人的道理，也当见见更大的世面，将来才好做大事业。”我却有点不服气，同时也实在思念哥哥。

老师和我们一起回到故乡，专门盯住我一个人教，教得我更苦了。壁上的老挂钟又不准确，走着走着，长针就跳一下，掉下一大截，休息时间明明到了，老师还是说：“长针走得太快，不能下课。”我好气，写信告诉父亲和哥哥，父亲来信说，等回来时一定买只金手表，戴在我手腕上，让我一天二十四个钟头都看着长短针走。于是我天天盼着父亲和哥哥回来，天天盼着那只金手表。哥哥告诉我，北平天气冷，早晨上学总起不了床，父亲给他买了个闹钟放在床头几上，可是闹过了还是起不来，时常挨父亲的骂，父亲说懒惰就是没有志气的表现。他又时常伤风要吃药，吃药也得按时间，钟一闹非吞药粉不可，药粉好苦，他好讨厌闹钟的声音。也好盼望我去和他作伴，作他的小闹钟。我看了信，心里实在难过，觉得父亲不带母亲和我去北平是不公平的。可是老师说，大人有大人的决定，是不容孩子多问的。我写信对哥哥说，如果我也在北平的话，早晨一定会轻轻地喊：“哥哥，我们上学啦。”一点也不会吵醒爸爸。吃药时间一到，我也会喊：“哥哥，吃药喽。”声音就

不致像闹钟那么讨人嫌了。

哥哥的身体愈来愈弱，到父亲决心接我们北上时，已经为时太晚。电报突然到来，哥哥竟因急性肾脏炎不治去世，我们不必北上，父亲就要南归故里了。兄妹分别才两年，也就成了永别。我那时才八岁，我牢牢记得，父亲到的那天，母亲要我走到轿子边上，伸双手牵出父亲。要面带笑容。我好怕，也好伤心，连一声爸爸都喊不响。父亲还是穿的蓝灰色长袍，牵着我的手走到大厅里坐下来，叫我靠在他怀里，摸摸我的脸、我的辫子，把我的双手紧紧捏在他手掌心里说：“怎么这样瘦？饭吃得下吗？”这是他到家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是那般的低沉，我呆呆地说：“吃得下。”父亲又抬头看看站在边上的老师说：“读书不要逼得太紧，还是身体重要。”不知怎的，我忽然忍不住哭了起来，不完全是哭哥哥，好像自己也有无限的委屈，父亲也掩面而泣。好久好久，他问：“你妈妈呢？”我才发现母亲不在旁边，原来她一个人躲在房中悄悄地落泪。这一幕伤怀的情景，我毕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捏着我的手问的第一句话，包含了多少爱怜和歉疚。他不能抚育哥哥长大成人，内心该有多么沉痛，我那时究竟还幼小，不会说安慰他的话，长大懂事以后，又但愿他忘掉哥哥，不忍再提。

几天后，父亲取出那口小闹钟，递给我说：“小春，留着做个纪念。你哥哥最不喜欢看钟，我却硬要他看钟，要他守时。他去世的时候是清晨五点，请大夫都来不及，看钟又有什么用？”父亲眼中满是泪水，我捧了小闹钟一直哭，

想起哥哥信里的话，我永不能催他起床上学了，我也不喜欢听闹钟的声音了。

哥哥去世后，父亲的爱集于我一身，我也体弱多病，每一发烧就到三十九度。父亲是惊弓之鸟，格外担心，坚持带我去城里割扁桃腺。住院一周，父亲每天不离我床边，讲历史故事给我听，买会哭、会吃奶、会撒尿的洋娃娃给我，我享尽了福，也撒尽了娇。但因当时大夫手术不高明，有一半扁桃腺割不彻底，反而时常容易发炎，到今天每回犯敏感，就会想起当时住院的情景。

父亲爱我，无微不至，我想看他手上的夜光表，他就脱下来给我，我打碎了他心爱的花瓶、玉杯，他也不责骂。钓鱼、散步，总带着我一起，只是不喜欢热闹的场所。有一次二月初一庙会，我和姑妈、姨妈等人说好一起出去逛的，等我匆匆抄好作文，换了新衣服赶出来，她们已经走远了。我好气，也不管漂亮的新旗袍，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哭。父亲从书房走出来说：“别哭，我正想去走走，陪我去吧！”他牵着我的手边走边讲道理给我听。我感到父亲的手好大好温暖，跟外公和阿荣伯的一样，我不禁问：“爸爸，你的手从前是打枪的，现在只会拿拐杖和旱烟筒了。”他笑笑说：“这就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想父亲的信佛，和母亲的吃素念经是很有关系的。其实父亲当军人时也是仁慈的军人，马弁胡云皋就曾说过的。许多年后，有一位“化敌为友”的父执曾对我说：“你爸爸不但带打胜仗的军队带得好，对打败仗的军队带得更好，这可不简单啊！你不知道打败仗的军队，维持军纪有多难。你父亲治军纪律

极严，绝不扰民，他真不愧为一位儒将。”这话出诸一位曾经与他为敌的人口中，当然是千真万确的，我对父亲也愈加敬爱了。

到杭州进中学以后，父亲对我管教渐严，时常要我背英文给他听，其实我背错了他也不知道，不比古文、唐诗，一个字也错不得。他还要看我的作文、日记，连和同学们通的信都要看，使我对他起了畏惧之心。那时当然没有代沟、代差等新名词，但小女孩在成长期中，总有些和同学们的悄悄话，不愿为长辈所知。有一次，我在日记中发了点牢骚，父亲看后引了圣贤之言，把我训斥一顿，我一气把日记撕了。父亲大为震怒，命我以工楷抄心经一遍反省。那时我好“恨”父亲，回想在故乡时牵着我的手去看庙会的慈爱，如同隔世；父亲好像愈来愈不了解我了。

他对我期望过分殷切，好像真要把我培植成个才女。说女孩子要能诗能画，还要能音乐。从初中一起，就硬要我学钢琴。学校里有个别教学与合组教学两种，他不惜每学期花十二块银元要我接受个别教学。偏偏我没有一丁点音乐细胞，加以英文、数学、理化已压得我喘不过气，对学钢琴实在毫无兴趣。每学期开始，都苦苦哀求父亲准许我免学，父亲总是摇头不答应。勉强拖到高二下学期，钢琴课成绩坏到连授课老师都认为我有放弃的必要。正好又得准备高三的毕业会考，好心的钢琴老师是美国人，她自动到我家来，用生硬的杭州话对父亲说：“你的女儿音乐舔菜（天才）不耗（好），请你不要比（逼）她学钢罄（琴）。”父亲这才同意我放弃了，一根弦足足绷了五年，这一放弃，五

线谱上的豆芽菜一下就忘得一干二净，父亲当然很生气，可是我却好轻松、好痛快。假使世界上真有“对牛弹琴”这回事的话，我就是那条笨牛了。直到今天，我一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就会想起那五年浪费的“苦练”而感到心痛，因为我不能随父亲心愿，实在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进入大学，我也懂事多了，父女的感情，竟有点近乎师友之间。中文系主任对我的夸奖也使父亲对我另眼看待。他喜欢作诗，每回作了诗都要和我商讨。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喜欢改。有时瞎子打拳似的，击中一下，改出了“画龙点睛”的字来，父亲就拊掌大大称许一番，其实我明明知道他是试我，也是鼓励我，但于此中正享受无尽的亲情和乐趣。

父亲不喝酒、不打牌，连烟都因咳嗽而少抽。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买书。各种好版本，打开来欣赏欣赏版本，闻闻那股子樟脑香，对他便是无上乐趣。因此杭州与故乡永嘉二处的藏书也算得相当丰富。每年三伏天，我帮母亲晒皮袍、帮父亲晒书。父亲总是语重心长地要我好好保存这些丛书和名贵的版本。至于字画古董，父亲不大辨真伪，也不计较真伪，有时明知是赝品也买。他说卖字画的人常识丰富，说来头头是道，即使是一种骗术，听听也很令人快意。况且赝品的作者，也未始没下一番功夫，只要看来赏心悦目，有何不好呢？可说别有境界。他也喜欢端砚与松烟好墨。他有一块王阳明的写经叶，想来也是赝品，却是非常玲珑可爱，有时濡墨作诗，或圈点诗文，常常吟哦竟日，足不出书房一步。他说古人谓：“我自注书书

注我，人非磨墨墨磨人。”正是这番光景。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举家不得不避乱回故乡。临行前，父亲打开书橱，抚摸着每册心爱的书，唏嘘地对我说：“乱离中一切财物都不足惜，只这数千卷的书和两部藏经，总是叫人不能释然于怀，但不知能否再回来，再读这些书？”父亲一向乐观，忽然说这样伤感的话，不由使我暗暗心惊。忠仆陈胜德自愿留守杭州寓所，照顾书籍，父亲也只得同意了。回到故乡以后，父亲因肺疾与痔疮间发，僻处乡间，没有良医和特效药，健康一日不如一日。另一位忠仆胡云皋到处打听偏方灵丹，常常翻山越岭采草药煎给父亲喝，诚意可感，可是究竟毫无效果，不久忽然传来谣言，说杭州寓所被日军焚毁，陈胜德也遇难，父亲听了忧心如焚，后悔不当为身外之物，留下陈胜德冒险看顾。重大的打击，使他咳嗽加剧。次日忽然发现胡云皋走了，他留下一信禀告父亲，为了替父亲杭州的住宅一探究竟，也为了亲如兄弟的陈胜德存亡确讯，他一定要回杭州去看看，希望能带了平安消息归来。可是他一走就音讯杳然，据传亦被日军所害，从那以后，我永远没有再见陈胜德和胡云皋这两位忠实的朋友。幼年时代，他们照顾提携过哥哥和我，哥哥才十岁就弃我而去，他们二人都死于战乱，眼看父亲身体又日益衰弱，忧愁和悲伤使我感到人世的无常。但父亲尽管病骨支离，对我的教诲却是愈益严厉。病榻之间，他常口授左传、史记、通鉴等书，要我不仅记忆史实，更要体会其义理精神，并勉我背诵论孟、传习录、日知录，可以终生受用不尽。曾国藩家书与饮冰室文集亦要熟读；他

说为人为学是一贯道理，而端品励行尤重于学业。他说自己身为军人，戎马倥偬中，总不离这几部书，而一生兢兢业业，幸未为小人之归者，亦由于能时时以此自勉。父亲的教诲，使我于后来多年的流离颠沛中，总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我，不至颠仆。可是我不是个潜心做学问的人，又缺乏悟性，碌碌大半生，终不能如先人之所望，内心实感沉痛。

父亲是一位是非感强烈，而且极具判断力的人。记得在抗战之初，他对我们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且艰苦的奋斗，蒋委员长的决定对日宣战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正义终必获胜，叫我们不要悲观、恐惧。他对于国军所采的战略之正确以及日本军阀的必不能持久，早有独到的看法。父亲的一位好友，叹佩父亲实在是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家。我忽然想起念中学时，历史课本上曾有父亲的名字（父亲讳国纲，字鉴宗）。父亲叹了口气，调侃似地说：“这实在是一生恨事。幸得在整个的一段战争史上，我毕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想起只有一件事，倒是使他私心稍感安慰的。国父曾嘱总统蒋公派一位军官，和父亲商议，希望在革命军北伐时，他能协助顺利通过他驻守的防线，父亲慨然答应，并深悟兄弟阋墙对革命的阻力而毅然退休。父亲真可说是从善如流的勇者。他逝世时，总统蒋公（当时任委员长，驻蹕江西南昌）曾赐题“我思故人”四字，并赠挽联云：“大将令终天所靳，急流勇退古称难。”父亲正确的抉择，使他晚年得到心灵上的平安。我也上体父亲一生急公好义之心，于战乱中秉承他老人家遗命，将故乡与杭州寓

所两处藏书，于仓皇中分别捐赠永嘉籀固图书馆与杭州浙江大学，俾藉大众之力，得以保全。但如今这近万卷的藏书，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父亲为顾念亲族与邻里中子弟的学业，特在山乡庙后老家的祠堂里办了一所小学，供全村儿童免费上学，连书本都是奉送的。老师个个教学认真，庙后小学驰名遐迩，还得到永嘉县政府的褒奖，我妹妹就是该小学毕业的高材生。

父亲在病榻上曾对我说：“乱离中最宝爱的东西是心情上最重的负担，但到了不得不割舍的时候也只有割舍。比如书吧！那是比珠宝金银都宝贵万万倍的，但也是最先必须割舍的。你如肯读书，将来安定以后，可量力再买，如不爱读书，即使拥有满屋图书，也都不是真正属于你的。”

父亲去世于抗战翌年农历六月初六日，正和他的生辰同一天，真是不幸的巧合。当天清晨，他于呼吸困难中低声地问，佛堂前和祖宗神龛前香烛是否都已点燃，母亲答以都点了，他又说你们都高声念经吧！再没吩咐什么，就溘然长逝了。父亲的好友说他虽享年不及六十，但能与荷花同生日，依佛家说法，仍有难得的姻缘与福分。所以，他的挽联有云：“六六生六六逝，佛说前因。”母亲因悲痛过甚，亦于三年后追随父亲而去。





母 亲

每当我把一锅香喷喷的牛肉烧成了焦炭，或是一下子拉上房门，却将钥匙忘在里面时，我就一筹莫展，只恨自己的坏记性，总是把家事搞得一团糟。这时，就有一个极柔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小春，别懊恼，谁都会有这种可笑的情形。别尽着埋怨自己。试试看，再来过。”

那就是慈爱的母亲，在和我轻轻地说话。母亲离开人间已三十五年。可是只要我闭上眼睛想她，心里喊着她，她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微微摇摆着身体，慢慢儿走动。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